

黄易

作品集

20

◆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

边荒传说

甘肃文化出版社

黃易

◎ 異俠系列

邊荒傳說

〈卷二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黄易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3
ISBN7-80608-778-8

I. 边... II. 黄...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881 号

边荒传说

(香港) 黄易 著

责任编辑: 管卫中

封面设计: 靳与刘设计顾问

封面题字: 钱开文

封面插图: Michael Lau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电 话: (0931) 8276014

印 刷: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 张: 88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数: 001—10000 套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08-778-8

定 价: 200.00 元/套 (20 册)

作者简介

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自创“玄幻系列”和“异侠系列”。以独特的笔调，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动人的性格意境，深受中港台读者热烈欢迎，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言之仍是过早，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看他的书，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

第一章 道法交锋



卷二十

刘裕与屠奉三从淮水返回新娘河基地，已是日落西山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

两人在码头处下马，由士气昂扬的战士接过马匹。

整个基地乌黑一片，只燃亮数支火炬，零星地散布基地内。于方圆两里之内，重要的高地均布有哨岗，好令敌方探子难越雷池半步，只能在远处监视。

刘裕拍拍屠奉三肩头，道：“还有两个时辰，我们应该好好休息，养足精神。”

屠奉三陪他在住处散步，道：“我还要找阴奇说几句话。”

又道：“我有个感觉，刘帅你有点变了。”

刘裕惊讶道：“是变好还是变坏呢？”

屠奉三道：“是变得更坚定不移，只看你在议会上说话的神态，便知你已全情投入，并绪出迈向目标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荒人团结在你的旗下。”

刘裕道：“只有在目前的情况下，荒人才会听我们的指挥。边荒集始终是汉胡杂处之地，各有各的利益，亦各有各的打算。”

①

屠奉三耸肩道：“有什么问题呢？只要边荒集能继续发挥她的作用，将成为我们强大的后盾。”

刘裕点头道：“边荒集现在确是我们手上最大的筹码，我有绝对的信心把边荒集夺回来。不论我自己是否愿意，我已成为一个荒人，只要依照荒人的规矩办事，不损害边荒集的自由，边荒集将可以为我们所用。”

两人来到住处的门口，站定说话。

屠奉三目光闪闪的打量他，淡淡道：“从非荒人变成荒人的过程，确实难以向外人道尽。早前在议会举行的当儿，我生出奇异的感觉，就是你老哥终于抛开一切，且明白自己的处境位量，脚踏实地去做应该做的事。”

刘裕听见小屋内传出来仿如大合奏此起彼落的打鼾声，心中一阵感触。自己的改变当然瞒不过屠奉三这冷眼旁观者。因王淡真而来的打击和深刻的创伤，已化成死里求生的奋斗动力，即使他最后落败身亡，他亦绝不会有半点畏缩。

屠奉三拍拍他肩头，低声道：“好好休息！”

说罢转身去了。

刘裕进入小屋，地上横七竖八的躺了五、六个人，在单薄的被铺里瑟缩。

他叹了一口气，到一张空席处坐下，刚解下佩刀，高彦一溜烟般走进来，在他身前坐下，一脸兴奋地道：“燕飞虽然赶了去干掉孙恩，幸好还有老刘你。我又想到一个问题，须老哥你为我解决疑难。”

黄易

异侠系列



刘裕心中苦笑，看来好好睡一觉的大计要泡汤了。



邊荒傳說

卷二

如果实力是可以清楚度量，那燕飞可以肯定自己不是竺法庆的对手，更不是眼前孙恩的对手。不过事实却是竺法庆饮恨于他的蝶恋花之下。

高手决战，影响战果的因素错综复杂，便像两军对垒沙场，士气、状态和战略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眼前的孙恩明显是不同了，变得更深不可测，且根本是无从捉摸，令人不知如何入手。不像竺法庆般，燕飞打开始便掌握到他的破绽，那完全与竺法庆本身的功夫没有关系，却影响到最后的战果。

燕飞清楚自己正处于最巅峰的状态下，也正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知道虽与孙恩有一战之力，可是与孙恩比拚功力和修养，实是下下之策。

然而孙恩的破绽在哪里呢？

燕飞淡然笑道：“若天师不反对，我想清其它人先离开。”

孙恩哑然笑道：“原来燕兄仍是这般看不开，竟执假为真，哈！真又如何？假又如何呢？如燕兄所说的好了。”

整个饭堂的伙计和客人，闻言如获皇恩大赦，只恨老娘少生两条腿，转眼定个一干二净，偌大的厅堂，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燕飞心叫厉害，孙恩凭“执假为真”一句话，立即在言语上占得上风，因为燕飞并不明白他这句话与眼前

的情景有何关系。

燕飞喝掉杯中酒，心中想到的却是纪千千。千千呵！你可有想到我正在靠近边荒的一座城市内与有南方第一人之誉的孙恩作生死决战呢？

燕飞微笑道：“天师似乎并不在意在这里是头号通缉犯的身份呢！”

孙恩潇洒耸肩道：“难道燕兄又以为自己是南方最受欢迎的人物吗？你故意张扬，令人知道你是燕飞我是孙恩，该是早有预谋，否则燕兄便该是在边荒的一座山上等我，而不是选在闹市之中。”

两人目光交触，双方均是神态轻松，脸带笑容，如看不知情者眼内，还以为是故旧重逢，畅谈离别后种种使人难以忘怀的乐事。

酒意上涌，燕飞不由怀念起雪涧香的滋味。犹记得坐在酒牢人口的石阶处，他小睡刚醒，纪千千撒娇地要喝他手上的雪涧香，喝罢闭上美眸，樱唇吐出“边荒集真好”的赞语。那迷死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他是否在那一刻陷进纪千千法力无边的情网去的呢？还是在她坐船到边荒集去，迎着河风深吸一口娇呼“真香”的刹那？又或是在扯着他衣袖不放，告诉他忘记了徐道覆的时候？直到此刻他还是不清楚。

燕飞将目光投向饭堂人口处，他的灵感告诉他，这家城内最具规模客栈里的人，已走得一个不剩，而闻风赶来的城兵则可能任何一刻抵这。

燕飞喃喃道：“我是早有预谋吗？我倒没想过这个

黄易

· 烽火楼



问题，只是随心之所愿，到城内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幸好天师没有来入梦。这答案天师满意吗？”

说罢目光投往孙恩，只要对方因他反击的话露出任何心神的散乱，他的蝶恋花会立即出击，直至对方授首剑下，方肯罢休。

孙恩双目闪闪生辉的打量燕飞，哑然笑道：“我没有遇过像燕兄般天才横溢的对手，你的胎息法竟能避过我道心的感应，也使我们今次决战更引人入胜。因为只要燕兄成功逃走，便可以用此法令我无法奈何你。这是否燕兄刚才故意惹起官府注意的原因呢？燕兄竟没有勇气和我孙恩决一死战吗？”

燕飞暗叫厉害，微笑道：“实不相瞒，我是忽然心中一动，方会叫出天师名字，与是否想逃走扯不上任何关系，请天师明察。”

燕飞这招反击更厉害，且是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比的是“道功”。他说出的原因，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完全来自心灵的直接反应，他只是依着“道心”去办，与孙恩所指的好引城内驻兵插手，以营造逃走机会的阴谋论扯不上任何关系。

当然燕飞也可以是胡诌，不过在此刻是无法证实的，可是稍后假若证实了燕飞的“心中一动”的确灵验，那将证明了燕飞在“仙道”的境界上高出孙恩一线，如此会对看来无懈可击的孙恩造成严重的打击，甚至成为孙恩落败的因素。

燕飞蓄势以待，只要感应到孙恩的心神现出波荡，

就立即全力出击，乘虚而入。

“啪！”

孙恩鼓掌笑道：“丹劫果然是不同凡响。”

燕飞应掌声遽震一下，终没法出剑。不过落在下风的孙恩亦因忙于反击，没法掌握良机。

两人又斗个旗鼓相当。

燕飞此招根本是无从破解的，只能待将来的事实印证是对是错。

孙恩此记鼓掌发声，表现出他武学大宗师的气势，音响的刹那，恰好是燕飞行功至关键处，即将出剑的一刻，而掌音起处，有如能钻入人心的当头棒喝，令燕飞知道孙恩把他看了个通透。

而孙恩忽然点破他的灵机妙应来自丹劫，更如巨浪撼上船身般令他心神差点失守，大有石鼓天惊的震慑力，同时破去他必杀的一剑。

孙恩此话背后实含有深意，足可使燕飞生出不如对手的颓丧感觉。因为孙恩的话正指出燕飞只是在因缘巧合下得服丹劫，故能改变体质灵性，与孙恩经自身修行千锤百炼而成的道功有基本上的差异，并不足以自恃。

这一句话，令孙恩重占上风。

可是燕飞却不惊反喜，因为他终试探出孙恩的惟一弱点，就是他的“道心”。这本是孙恩最强的一面，却偏是他可能出现鼓绽的地方。

所以孙恩不得不透露出压箱底的秘密，而不能留待稍后，于关键时刻利用此秘密策划出最后能击杀燕飞的

黄易

·
叶
快
系
列





邊荒傳說

● 卷二十一

⑦

战略。可见他若不如此做，确实会被燕飞趁隙而进，占得先机。

这或许是击败孙恩的惟一方法。

不过首先须证明他的“心中一动”是“有的放矢”。

燕飞从容笑道：“来了！”

蹄声在客栈的西南方处响起，自远而近，大批城卫正全速赶至。

即使以两人的武功，仍没有可能对付数以千计的敌人，何况两人又处于敌对的关头，但以两人的身手，在敌人形成包围前，要遁逃仍是绰绰有余。

孙恩刚才嘲笑燕飞缺乏一战的勇气，正是指此。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只要燕飞擅加利用，确可以暂避孙恩的纠缠。

孙恩正要乘占着上风的大好形势下全力出手对付燕飞，纵使杀不了他，也可以凭绝世功力重创燕飞，削减他逃走的本领。可是燕飞一句“来了”，说的不似只指城卫那般简单，顿时被他勾起“心事”，气势被削，竟出不了手。

蹄声愈趋清晰，只听声音，来骑达败百之多，且夹杂着纷乱的足音。

孙恩神态仍是一副轻松写意的模样，悠然自若道：“念你一身修为得来不易，事情亦非必须分出生死方能解决，燕兄可有兴趣听本人唠叨几句？”

燕飞心忖在此即将深陷重围，生死悬于一发的紧张时刻，肯定不是说法的好时机，可是孙恩偏有此提议，

顿时生出玄妙的感觉。

点头道：“愿闻其详！”

刘裕皱眉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好地方，吵醒其它人，他们会联手来揍你，我也不会出手帮忙，因为你是罪有应得。”

高彦不满道：“我和你总算逛过青楼又共历患难，何必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他娘的！纵然你敲锣打鼓，也休想可以弄醒他们。”

刘裕拿他没法，颓然道：“说吧！”

高彦喜道：“这才是兄弟嘛！这几天我朝想晚想，终于想通一件事，就是小白雁的确对老子情根深种，是不能自拔的那种情根深种。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正和她的师傅聂天还对着干，她因此被情所困，心上人和师傅之间该如何取舍呢？现在她当然选择离开我回到老聂那一边。她的人虽然不在，但我肯定她的心是向着我的。你明白吗？只要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定可以打动她的心。”

刘裕有点猝不及防的想到王淡真，心中一痛，惨然道：“我真羡慕你这小子。”

在暗黑里高彦瞪大眼睛来看刘裕，惊讶道：“为何这么古怪的，每次我说起我的小雁儿，就像念咒语般，人人神情有异。老庞如是，小飞如是，现在连你也变成这样子。老庞是想起诗诗，小飞则是感应到孙恩，你老哥又是什么一回事呢？我明白了！你定是想起被刘牢之

黄易

· 异侠系 · 始



那忘恩负义的家伙出卖，所以这般伤心，对吗？”

刘裕哪来心情答他，叹了一口气。

高彦当然不会放过他，老气横秋地劝道：“大家兄弟不用说废话，当兵有什么乐趣呢？你没有听过无官一身轻吗？当今世上，只有作荒人才最快乐自由，既然别人不要你，便索性开溜，人生始有意义。”

刘裕给他勾起心事，满怀感触道：“我现在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坚持下去，直至战死沙场的一刻。”

高彦打个哆嗦道：“不要吓我，说得这么悲现。你不会死的，我也不会死。”

刘裕苦笑道：“人总是会死的，只看早或迟，发生于何时何地？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死有何好害怕的？”

高彦坦然道：“我本也以为自己什么都不害怕，可是当边荒集首次被攻陷，瞧着身旁的荒人兄弟一个接一个倒下来，死亡原来可以如此接近，我便怕得差点在裤子内撒尿。唉！虽然人人装出勇敢的样子，我却敢担保大部分人心里都是害怕得要命，只是没得选择吧！”

刘裕不愿再在这方面谈下去，岔开道：“你刚才不是说只要给你一个机会，便可以把那小精灵弄上手吗？你要的是怎样一个机会呢？”

高彦顿时兴奋起来，压低声音凑近道：“当然是要有两个有情人单独相对的机会。她现在应在郝长亨的船队里，快运用你的神机妙算，给老子我制造这样一个机会出来。”

换了以前，刘裕肯定会对高彦荒谬的提议置之不理。此刻却因想起王淡真，推己及人的体会到高彦焦灼痛苦的心情，又想借此以减轻心中的凄酸，认真思索起来，道：“你有想过这样的情况吗？在兵荒马乱的杀戮战场上，你的小白雁大开杀戒，你的荒人兄弟一个又一个栽在她的手上，而你仍要和她谈情说爱，这算哪门子的道理呢？她若不是和稀泥呢？不但武功不在老郝之下，轻身功夫方而更是一等一的高手，想把她再次生擒恐怕燕飞才办得到，可惜燕飞却去应付孙天师了。”

高彦摇头道：“不要说得那般可怕，我的小白雁足够胆子杀人呢？我最明白她了。”

刘裕失声道：“你忘了自己在巫女河的遭遇吗？”

高彦茫然道：“我在巫女河有什么遭遇？全赖她引开敌人，老子方避过一劫。嘿！你究竟肯不肯为我想办法？”

刘裕为之气结，敷衍道：“我要睡醒才够精神为你想办法，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会，现在离行动的时间只剩下个许时辰。”

高彦欲语还休，最后道：“你不要骗我，我的终身幸福全倚仗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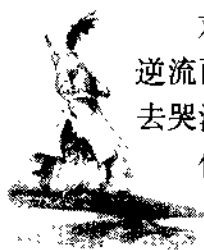
说完兴奋地定了。

刘裕坐在地席上，想到王淡真的船该已进入大江，逆流西往广陵，便肝肠欲断，只想痛哭一场，可惜已失去哭泣的本领。

他确已没有回头的路可走，因为已失去一切，余下

高彦

计使系



的是肩负的重担子，谢家和北府兵对他的期望，此外便是深切的仇恨。

终有一天，他会手刃桓玄，只有如此才可以洗雪王淡真被强夺的耻辱。

就在此时，脑海灵机乍现。

邊荒傳說

●
卷二十一

第二章 执假为真

街上传来蹄音、足声、叱喝，甚至攀墙踏瓦的混乱响声，形势紧张至极点，显然是此地的守将正调动人马，把客栈重重包围，布下天罗地网。客栈的饭堂却是完全不同的宁静天地，一切吵闹似乎均与此地没有丝毫关系。

孙恩仿佛非常享受身处的境况，双目闪动着充盈智能的神秘异芒，轻轻松松地瞧着燕飞，柔声道：“燕兄可知自己正掌握着能成仙成道的千载良机，只要你肯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抛开成见，即可到达生死之外的彼岸，成为大罗金仙，完成每一个生命渴求的最高成就，踏足仙界。”

燕飞把注意力从街上扯回来，哑然笑道：“天师把废话省回去吧！坦白说，我现在非常留恋生死之间的这段旅程，并觉得这段路本身已是我的终极目标，什么成仙成佛本人没有半点兴趣。”

孙恩笑道：“燕兄有此想法，是人之常情，生死之间的诱人魅力正在于此。就像一个游戏，以生为始，死为终。游戏开锣，我们就全情投入，演尽了悲欢离合，

黄易

异侠系列



在成败之间，忘记了自己只是过客的身份。有人舍不得荣华富贵，有人割不下男女之恋，此是理所当然。何况，燕兄是忽然得道，并不像我这般，是因看破一切苦修得来。旁观者清，我并不相信轮回之说，所以认为每一人只有一次机会，如白白错过，实在可惜。我孙恩有一个提议，只要燕兄肯立志向道，不再理会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我不但可以放燕兄一条生路，还可以指点燕兄一条明路。”

外面是杀气腾腾，对比起来，尤显得孙恩说的生命之谜充满难以描述的诡异。

燕飞似乎像孙恩一样浑然忘了所面对的危机，包括与这位有南方第一人之称、贯通天人之道的大师将无法避免的生死决战。凝神打量孙恩好半天，唇边露出一丝笑意，通：“成仙又如何？天师仍是局困在生死之间，凭什么断定成仙是好是坏呢？”

屠奉三来到刘裕对面坐下，惊讶道：“你怎么还未休息呢？”

刘裕观出深思的神色，淡淡道：“高彦想我们帮他一个忙。”

屠奉三愕然道：“当是与小白雁有关，你竟在想这样的事？”

刘裕没有直接答他，自顾自的说下去，道：“他想我们为他营造一个与小白雁单独相处的机会，并有凭此征服她的信心。”